

威海口述史抢救工程

本报与威海市档案局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学院联办

单国防题

海军通讯兵李天敏——

原本铆着劲打台湾
五年转战浙江沿海

□口述人:李天敏,1932年4月19日生,威海环翠羊亭人。

□采访人:张旭 陈帅

1948年夏天,我16岁,高小毕业,12月底就参军被编入东海海军教学队,1949年8月随队到达解放不久的南京,进入挹江门内的华东军区海军学校。这里原来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作为华东海校的第一批学员,当时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

我是北方人,普通话说得清楚,就被安排进通讯班。在这个班,不仅要学习发报,打旗语、操作信号灯、无线电,还要学习如何进行政治宣传,便于登陆后瓦解敌人斗志。大家为解放台湾而学习,憋足了劲,很快学会了很多东西。

但可惜的是,做好准备的我们却没能看到台湾的海岸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我们不能打台湾了,但国民党残余部队还控制着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于是,在随后五年里,我军与国民党海军在浙江沿海展开了激烈角逐。

这五年,也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岁月。

初战杭州湾

我紧张得连报话机都拿不稳

1950年6月,我从学校毕业,被派到“车桥号”坦克登陆艇上当通讯兵,和我一起上舰的还有180名陆军和40名海军官兵。

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是攻打杭州湾的滩浒岛。当时,我在舱里负责通讯,能听见子弹打在船舷钢板

上的砰砰声,透过舷窗,看见炮弹落在船边上,外面水花飞溅,我紧张得连报话机都拿不稳了。滩浒岛很快就被拿下,第一次战斗洗礼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在船上的生活很艰难。1951年夏天,我连续54天呆在船上,

每天只能分到一搪瓷杯淡水,喝水都不够。54天里,我们没洗过一次脸,没刷过一次牙,一下雨,我们就上甲板洗雨水澡。那时的船舱十分狭窄,上下铺间距很小,躺在床上伸不直胳膊,每次上床前都要先脱好衣服再上。

再战嵎山岛

弹片扎进胳膊,一点没觉出疼

1951年6月,登陆解放舟山群岛的嵎山岛战斗中,我负了伤,手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

6月的一个拂晓,登陆嵎山岛的战斗打响,当时负责运输登陆步兵的是4艘美制登陆舰和一艘我军自制小型登陆艇,4艘美制登陆舰分别以“中”“美”“合”“作”命名,我在“合”舰上担任通讯

兵,负责与友艇联络,同舰的还有100多名战士。

岛上,蒋军用机枪猛烈扫射,迫击炮弹不时在水中爆炸,激起数米高的水柱。

突然,一枚炮弹在船舷边炸开,弹片纷飞,钻进船舱,扎进我的胳膊、小腿,一枚弹片在右手上划了一个大口

子。不过当时一点也不觉得疼,那时候就知道不能往后退,剩下的啥也不知道。我用受伤的手拿着报话机,保持与友军联络,直到登陆成功。

上了岸,战友发现我的右手已因失血过多而变得苍白,仿佛只剩下骨头。由于作战勇敢,上级给我颁发一枚军功章,并记三等功一次。

转战一江山岛

岛上被炸了个遍,寸草无存

战场一直往南推,1954年底,杭州湾外的舟山群岛已经被我军控制。但在浙东南沿海,还有一个重要枢纽在敌军手中,那就是台州湾外的一江山,大小陈等岛屿,这些岛上的国民党军不断袭扰大陆海上交通。

1955年1月18日清晨8点,刮了一夜的6级大风停歇,波平浪静,在空军的率先轰炸中,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打响。

当时,我在前敌指挥部担任通讯班长,带领5名战士负责传达前敌指挥部首长、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元培的命令。

前敌指挥部就设在头门山岛,离一江山岛约9公里,所谓指挥部也不过就是几个帐篷,帐篷里支起桌子,放上报话机。首长们和我们挤帐篷,就着开水

啃粗面包。

空军轰炸开始后,头门山岛上的大炮也开始齐射一江山岛。集中在头门山海域的南昌、武昌号护卫舰等海军大舰以及经过改装的渔船炮艇也一起出动,轰击一江山岛上的碉堡。打着打着,军舰上的130mm主炮灰色炮管就变黑了。

空军对一江山岛的轰炸一直持续到中午11时许,岛上滚滚浓烟,在9公里外的头门山岛看得一清二楚,12时许,登陆编队起航。战斗实在激烈,我们5个通讯兵根本来不及打旗语、发电报,只能对着报话机用暗语呼叫各舰舰长。再后来,舰上人员没时间转接,干脆连暗语都不说了,直接用明语呼叫。打到下午3点左右,我登陆部队终于控制了一江山岛。

19日,我随大部队登上一江山岛,发现岛上的土石被炮火都炸翻了个遍,找不到一棵草。

这天,正逢冷空气南下,岛上风雪交加,俘虏们大都胡子拉碴,蹲在雪地里瑟瑟发抖,脸上一片茫然。这些俘虏大部分属于国民党的还乡团,老家的土地在土改中被分掉,心怀不平,打起仗来不要命,国民党高层就看中了这一点,把这些人安排在前线。

走着走着,我听出了一个俘虏是胶东口音,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烟台牟平人,而且是和儿子一起来打仗的。父子俩担心会受到虐待,我就蹲在雪地里,跟他们讲了优待俘虏的政策,这对父子才放心。

(本报记者 高洪超 整理)

醉驾撞死两人
车牌抛入大海

肇事司机狂奔至海边“灭迹”,正好撞上办案民警

这场车祸唯一的幸存者毕秀香说,她被撞后趴在了肇事轿车的车盖上,曾数次拍打玻璃示意司机停车,车却没有停。

肇事车减速的时候,毕秀香从车盖上滑落,头朝北躺在了两轮之间。轿车驶过时,她被车轮挤轧、车底盘刮擦,造成左肩锁骨骨折、骨盆破碎、肚皮大面积擦伤。

□记者 陶相银

本报威海9月20日讯

9月1日夜间,荣成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醉酒司机姚某驾车将三名妇女撞飞数十米后,其中两名妇女落地身亡,另一名妇女又被带出100多米后全身多处受伤。事后,姚某驾车逃逸,但当晚即落网。15日,姚某被批捕。

据荣成警方介绍,1日21时20分许,毕淑玉、张立芳、毕秀香三人在荣成市东山街道办事处柳树集村北的公路上自南向北步行,一辆顺向行驶的轿车撞上了三人。荣成市交警三大队的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毕淑玉、张立芳已死亡,毕秀香被送往医院抢救。

18日上午,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路中间至今仍残留着一块已发黑的血迹。据死者毕淑玉的弟弟毕书云介绍,路中间的血迹是毕淑玉被撞飞落地后留下的。张立芳当时躺在离血迹4米远的路西边,在距离血迹南方20多米处,有张立芳遗留的一只鞋子,这意味着两人被撞飞了近30米。

记者电话联系了还在医院治疗的毕秀香。她说,

她被撞后趴在了肇事轿车的车盖上,曾数次拍打玻璃示意司机停车,车却没有停。车减速的时候,她从车盖上滑落,头朝北躺在了两轮之间。轿车驶过时,她被车轮挤轧、车底盘刮擦,造成左肩锁骨骨折、骨盆破碎、肚皮大面积擦伤。

21时30分许,荣成市交警大队肇事处理中队的民警在赶往事故现场的途中,在八河大坝附近的公路上发现了一辆可疑轿车,该车没有悬挂号牌,车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前风挡玻璃被撞碎。经再三询问,一身酒气的轿车司机姚某承认自己就是在柳树集村北交通肇事并逃逸的犯罪嫌疑人。

原来,姚某在肇事后回到家中,将前后车牌拆下,并驱车赶到海边,将车牌抛入海中,不料刚抛完车牌就被民警撞上了。

经查,姚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86mg/100ml,系醉酒驾驶,且肇事车的灯光不符标准,肇事时超速行驶。荣成交警大队认定姚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当晚便将其刑事拘留。

15日,荣成市检察院以姚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对其批准逮捕。



挂国旗 迎国庆

近两日,威海市光明路一些商铺自发挂起国旗,喜迎祖国60华诞。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摄



全运上剪纸

20日上午,全运火炬在威海传递时,石岛剪纸艺人杨洪凤完成了她的全运剪纸作品,半米见方的剪纸上,汇集了全运会大部分比赛项目。本报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刘晓 摄